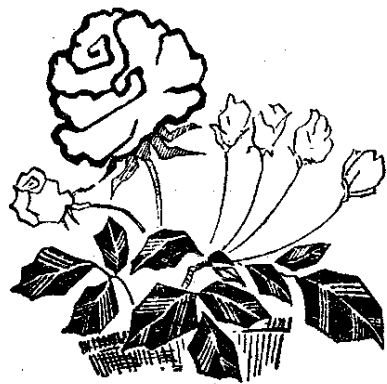


双灯迹

马春阳



双灯照

马春阳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告 状.....	(1)
十二道水车.....	(18)
老孙收徒.....	(65)
两个支部书记.....	(78)
我们的当家人.....	(92)
大队长和他的妻子	(100)
访 亲	(108)
“小没魂”放鸭	(118)
门	(135)
双灯照	(141)
后 记	(155)

告 状

开罢区委会，书记叫我到王庄走一趟。

进了村口，碰到很多熟人，他们都热情地招呼我：“区长来啦！”说过就走了；是的，工作忙啊。

跨进村公所的大门，屋里空荡荡的。我转身想出来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老太婆，正呆呆地盯着我。一会儿，她溜进门来，“咕咚”一个“面磕地”，跪在我的面前，两手象一对芭蕉扇子似的扑打着，边哭边说：“区长呀，求求你替我伸冤，替我伸冤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，连忙把她扶起。我虽不是包文正，她却象含冤负屈的仁宗母亲。多么悲伤啊！我安慰她说：“别哭了，老太太，谁欺侮你了？”我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：“天大的冤枉有我！”

“前生修来个好儿子……”她胡乱地揩了把脸，又翻了我两眼：“区长，你不认得我啦？”

“认得认得！”我嘴里这样说，看来也确有些面熟；但她到底是哪个，心里实在没个准数，我再仔细地打量着她：“噢……你的儿子是……”

“秦明呀！”

哦，这不是秦二奶奶吗？我不但一下子认清了这张蟹壳脸，黑面皮，而且连她的脾气也想起来了：她象黄梅天一样，一阵太阳一阵雨的。有时候，为了点小利，能跟隔壁邻居吵翻

了天。可是过不了一天，又自己找人说话去了。干起活来，不管日夜，真是丢了翻耙拿扫帚，又煮饭来又煮粥。村里人都说她是牛投的胎，肯还子孙债。她曾对儿子说：“妈死了，毛草纸少烧，放把镰刀在棺材里；妈不是懒鬼。”她儿子呢？更是庄上没一个不说好的人。过去，他有句口头禅，是：“为人在世，品行要紧。”解放以后喜欢说个新名词：“大公无私”。对他妈妈，更是吃只虱子少不了她三只脚。这样的儿子，这样和和顺顺的家庭，怎么打起官司来了？

我正想着，她已经卷起了裤管，又哭起来了：“你瞧，这就是养儿子的报应！”

我看着她腿上的青斑，心里又一惊，赶忙拉她回到屋里，招呼她在大桌边坐下：“真是秦明打的吗？”

“哪个还骗你！反正我跟他过不到一块去啦！”

“来，把来龙去脉，说给我听听。”我帮她揩了眼泪，搬了一张凳子，在她的身旁坐下。

“昨天，我正在烧饭，周大娘手里拿张纸条，笑嘻嘻地跑来，我走出房门问她：‘看你高兴的，儿子又汇钱来了？’她把纸条儿送到我的面前，摇得哗啦啦的响：‘我得了五保啦，凭这个就能分粮分钱。’我听了，心里就象有猫儿抓……”

“周大娘？就是你们隔壁那家子吗？”我问她。就我所知，她有个能干的儿子，吃饭穿衣不会叫她作难的。似乎不该得五保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秦二奶奶抹了抹眼：“你说说，她姓周的够五保条件，我为什么不够？有肉不吃，不是傻瓜吗？我急急忙忙地盛了半碗饭，把小黑子哄得乖乖的，门也不关，就找社长

说理去了。谁知东头跑到西头，半天也没找着人。回头在半路上，儿子找我来了。他气不象气，笑不象笑地说：‘妈，你到哪里去了？饭被狗子吃了半锅，小黑子屙了一裤子屎，嘴也被筷子戳破了，还在家哭呢。’我听了，脸上火辣辣的，直往家跑。

“一到家，儿子倒没什么，自己盛饭吃了。媳妇却把个脸鼓得象肚肺，一边给小黑子抹嘴，一边唧唧咕咕说冷话。我心想：这也怪我，就没睬她，自己跑去理灶头了。哪知小黑子一见我，就吵着要我抱。我正想去抱他，媳妇就刁言辣语的骂起来了：‘只吃不做的讨债鬼，你有几张嘴，都戳烂你，免得你在世上活受罪！’这不是指张良骂韩信吗？我也忍了。可是她越骂，小黑子越哭，越喊‘奶奶’。她呢，伸开巴掌就打小黑子的头。这不明明是打我？我还忍得了？一扭身就跑到儿子跟前，从他手里夺下饭碗，要拖他上社长家去。”

“儿子没得罪你呀？拖他干什么？”我可问可不问地插问一句。

“不拖他拖谁？！他是我养的。他为什么眼看着我挨骂受气？我要他到社长那里去评评这个理。”

“我拖他，他不走，象个树桩一样站在那里。我就冲着他说：‘我服侍你家大的小的，错了吗？你和老婆孩子还睡得暖呼呼的，我就把早饭煮好了。你们碗一丢、嘴一抹，就往外跑了，家里天坍下来，你们都不问……’我的话越说越多，苦水越倒越苦。谁知媳妇一点也不承情，反骂我：‘表什么丑功，饭把狗子吃还摇摇尾巴呢。’她这话把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猛不防，儿子一伸手臂，把我推了个四脚朝天。他也不拉我，象喝了三斤高粱酒，一股气冲到媳妇面前说：‘你瞎说什么，有个上下没

有？再说，我就……’他举起手就要打她，媳妇也不让他，就那么吵吵闹闹的，弄得鸡飞狗跳墙，你说，在这个家里我还能过下去吗？我爬起来说：‘我不靠你们也能过。社里有五保。反正饿不死我。’我说着，朝外面就跑。

“我儿子一听我提五保，比死了亲娘老子还着急。他丢了媳妇，又到我的面前，板着脸，拦着我。我哪里肯依，根据政府政策要五保，犯什么罪？我一把拉住他的衣裳，想把他拖开。哪知‘哧啦’一声，他的旧洋布小褂被我撕破了。我好心痛啊！恨不得剥下身上一块皮，给它贴补好。可是，他倒不在乎这个，一个劲地拦在门口，说我害了‘五保病’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儿子媳妇，一个拿刀，一个拿盆，就这样对待做娘的呀！我实在受不了啦。区长，你要替我作主。我不跟他们一样见识。叫社里给我五保，我还是要单过。”

“‘还是要单过’，你已经单过过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！你半年多不来啦，不晓得我心里有多少苦呀！”

“春上，我儿子到县里去开会。‘儿行十里母担忧，母走千里儿不愁；做娘的不比做儿的，他去了四五天还不来，怎不叫我心慌。我就进城找他去了。路上，碰到一个卖旧货的，有一套衣服怪惹眼，心头一想，给儿子添上吧，他没带换洗衣裳呀！起先那卖旧货的要价六块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，就狠了狠心，还了个三块。开头他支支吾吾的，后来我说了几句好话，他到底答应卖了。还说‘生意不在人情在’哩。”

“我见了儿子，怕他说我没事找事，就说特地给他送衣服去的。他穿上褂子说：‘哪来这身衣服！这么绑人！’接着双手一伸，嗤的一声，褂子背面开了门，原来是九成旧的褂子染的。”

啊，我气死了，这个倒头卖旧货的！儿子反宽慰我：‘妈，没恨头，几分钱几分货，钱出在布眼里。’我说：‘只怪我图贱买老牛。’他说：‘只怪我家钱不宽裕，要不，难道妈腿短，跨不进百货公司的门吗？’区长，你看那时候他多懂事，话说得多入耳。我就说：‘是啊！哪一天才能宽裕点呢？’他说：‘快啦，回去就搞合作化。一搞合作化啊，不上三年，保险吃陈粮，烧陈草！’

“当时我也不晓得合作化是什么名堂，还欢喜着来呢。回来一瞧，土地农具都不让自己管了，那怎么行！我死也不让他入。区长，你不晓得我家底子有多薄，实在挡不住西湖一浪；再说嘛，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，媳妇到底是妇道人家，全靠他一个人顶着啊！万一栽了筋斗，燕子塌巢，靠谁重做呢？一口泥一口草，还不全要他啣吗？可是，他就不知道我这片心，撞扁了头也要往社里拱。可把我火的啊！抱着死鬼老头子的亡人牌子哭呀喊呀，也动不了他的心。我回头一想：我何必自作贱？做牛做马，挣了家私，又带不进棺材里去。唉，儿是冤家女是债，三世修不到绝后代。区长，不瞒你说，我早就打过算盘，强如没生这个儿子。管他死也好活也好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在气头上，我带着三亩地，一个人生火做饭去了。”

“你真的丢得下子孙吗？”我忍着笑，同时想起了许多象她这样的老太婆。

“啊呀！要真能丢下他们，倒也没今天的事啦！我不过想象那次卖余粮一样，逼他说话呀！那时候他要卖余粮，我死也不让。我说：‘你硬要卖，就先把你老娘卖了。我们分家，看着大人小孩子都跟着你挨饿。’那时候，媳妇还帮着我说话哩。这么一来，他就真的不卖啦。”

“真的不卖啦？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那时我还在这里，其实他把余粮全卖了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！我把他当人，他把我当鬼。不过，那到底是小事，我们卖余粮，国家给钱，一出一进，两不吃亏不是？再说，也算他有几分孝心，拿了那钱给我做了件新棉袄。其实我要穿什么新的？他人前人后的跑，该派先给自己做件才对。可他就不让我做主，好象多我似的。这次啊，就更不容我啦！他横讲竖说，见我不松口，就干脆放我单过了。”

“你也就真的单过了？”

“不出半个月就又并家了。单过以后，我看合作社倒也真有点道理，心里就动了动。后来他们又嫌步子跨慢了，初级社升了高级社。社长来动员我说：‘秦二奶奶，你入了高级社，我保证你是五保户，笃定吃俸禄。’我想社长真是个好人，良心才软呢，去年发救济，我才开了两次口，他就给了我一块钱——哎，别提啦，这又犯了儿子的忌讳啦，把我数落了好一顿。现在社长又说：‘你入社，高兴到社里做做，不高兴回家里坐坐。夏天乘风凉，冬天晒太阳，享享老福。’我心想：我这个劳碌命，享什么老福。不过，要是真能得上五保，得了钱，给儿孙做点穿的盖的，倒也不错。我就说：‘真能得五保，我就入社。’

“晚上，社里开大会，讨论谁该得五保。我怕人闲言闲语说我有吃有穿的，就穿上件补补纳纳的千佛衣。进了会场就坐在最前头，社长说的话，我句句都听见。他说：‘现在我们是高级社。高级社就是社会主义。社会主义就是个个有活干，人人有饭吃。特别有一桩，鳏寡孤独有五保，不叫一个人挨饿受冻。接着，就宣布五保户的名单，一个、三个、五个说下去，

人人同意，巴掌拍得哗啦啦的响。那时候我的心跳得‘扑通扑通’的，恨不得马上念起我的名字。可社长先念了周大娘，这一下怪，没一个人拍手。屋里唧唧咕咕的，象捣了喜鹊窝。周大娘就坐在我旁边，脸涨得通红，站起来说：‘你们不拍手，硬同我寡妇为难。我不怕，天生政府有政策，不饿死一个人。社长，你是当家人，你看着办吧。’说着，就跑出去了。她一跑啊，屋里七言八语的象水开了锅。这个说：‘他的儿子在江南做工，按月十块八块的寄，凭什么五保？嘿！’那个说：‘他有五保，家家都该有五保。’有的还骂人哩：‘她想做老太太，叫我们小狗养的当差。’我的心跳得怦怦响，害怕周大娘坏了我的事。还好社长说：‘五保是政府定下的政策，弄错了大家要负责的。周大娘的问题以后还要研究，现在先通过秦二奶奶吧。秦二奶奶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’他一说完，不少人都拍巴掌，这时候，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

“谁知那个小作孽的猛地站起来说：‘报告，我不同意，人要大公无私。’当时把我气的呀！恨不得咬他几口！”

“那是谁？”我故意地问。用力捂着嘴，不叫自己笑出来。

“亲生儿子呀，区长！你听他说什么：‘社长，谢谢众人的好心，照顾我妈妈。不过，她实在不够条件。’社长是好人，他说：‘六十多岁了，又是单过，怎么说没条件？虽说有你养她，但你家境也不好，三四个萝卜大的儿女，顾得东顾不了西。’你看社长说的多在理，可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‘我不这样想，社长。一来，我妈年纪虽大了，可身子还硬朗，在家做些轻巧活，自己照能赚口饭吃。二来，养妈妈是做儿子的本分，我保管饿不着她。三来，社是才建的，底子薄，我不能要社来挑这个担子。’

千句并一句，做事膀子要伸直，大公无私。’你看他打肿了脸充胖子，说的多好听！就这么砍我的摇钱树。还有人象被他灌了迷魂汤，对他拍巴掌哩。没想到社长也是个站不住脚的人，墙上一棵草，风吹两面倒，这一来，也不保证我是五保户了。我一气，也学周大娘那一套，对社长发狠说：‘没五保我就不入社。再说，我三个头比周大娘一个头，还三楞八角的呢，社长，你要有肩胛！’一说完，就哭着回了家。

“回了家，我横想竖想的，哪里睡得着。一会，忽然闻到一股油葱香味。一看哪，我那大孙女小玲已经把碗蛋炒饭送到我的鼻子跟前了。看我开了眼，这调皮的东西就笑着说：‘奶奶，吃吧。’我赌气说：‘吃过了！’她说：‘你骗我，我从学校一回来，就听爸爸说：晚饭时你烟囱里没冒烟。’我问她：‘爸爸叫你送来的？’她说：‘是呀！奶奶，是妈妈放的油，爸爸打的蛋呢！’区长你看，我那个……刚才气你，现在又来逗你了。我还想生气，可是我那小玲左一个‘奶奶吃吧’，右一个‘奶奶吃吧’的，就把我的心叫软了。古人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浑身的气啊，不消七分也消三分了，后来，我就把饭吃了……

“我刚丢下饭碗，我那儿子手里抱着小黑子，也来了。还叫了声‘妈妈’呢。可我能理他？冲着他问：‘你来干什么？我死了你才痛快！’他却象没事的，还笑哩，哄小黑子叫‘奶奶’。我抱过了小黑子，亲了又亲。各人家养的各人家惯，他是秦家的根呀！到这时，我肚里的气也就去了大半了。可是，他又把话头拉到五保上去，这一下我又火了，着着实实数落了他一顿。我说：‘我要五保干什么！一不为菩萨塑像装金，二没有

三男四女好顾，三不想打金元宝银元宝带到棺材里去，为来为去，还不是想叫你省份心！我这个算盘打错啦？你说说，我这算盘打错没有？’可他怎么说？说来说去还不是那套大道理，我早就听烂了。后来他见我不听他的，就有意伤我的心。他说：‘叫不知底细的人看来，还以为我们为了得五保，闹假分家。到那时候，就算我脸皮厚，妈妈的脸也没处搁呀！’我听到分家，又气又急，心凉半截。我说：‘谁要分家，还不是你把我赶出来的！’他说：‘这是哪里话呀，妈妈。只怕留不住你，谁还能赶你呀！你看，你单过没三天，小黑子就把鼻梁跌坏了。’我一看可不是吗？那上面还有了青疤哩。我一摸，小黑子哭的哇哇叫，那时候啊，我这心痛的甯……

“说句良心话，区长，单过的日子，真叫我受苦啦。也怪我骨头贱，做梦也梦着他们。一块过的时候，我烧饭喂猪，洗洗弄弄，补补缝缝，把孩子哄睡了，就到田里去摸摸，一天到晚闲不着，那日子多实在。现在呢，闲得骨头眼里都发酸了。再说那孙子孙女的，叫人想着都心痛。不嫌在区长面前说句粗话，那四个肉疙瘩啊，只打媳妇肚里过一趟，人一落地，千斤担子就是我挑。冷啊热的，尿啊屎的，那行都没叫媳妇操心。现在一离了手，你能叫我不想他们吗？想啊！区长。他们少了根毫毛都好比挖了我身上一块肉。

“现在你看不就倒了运了吗？我一边心呀肉的哄着小黑子，一边就狠狠地把我那儿子骂了一顿。这一来他硬不起来了，一股劲地向我认错：‘是啊，妈妈，家里少了你，就象风车少了篷一样，转不起来啦。你知道你媳妇向来是个张飞性子，只会粗不会细，哪里照顾得那么周到。妈妈，看在孩子的面上，

回去吧。’我说：‘百事我都作不得主，我回去干吗？’他说：‘儿子作主入社，又不是吃喝嫖赌干坏事。说到底都是为的把日子过得更好。妈妈，这些天你也看到啦，谁不兴兴头头地奔社会主义呐！’我想，社会主义这样照顾老人，真也不是坏事。因此倒没话说了；再加上他左一个妈妈，右一个妈妈的叫，小玲又在旁边奶奶长奶奶短的帮腔，小黑子又丢不了手，我这个菩萨心一软，就再也舍不得叫‘单过’啦。”

“对！还是一起过乐和啊！”我的嘴有些闲不住了，随便插了一句。

“谁说不乐和呢！”她说：“一家三个大人，我在家烧饭喂猪，看门带孩子，他们就安心在社里干活。我儿子说，一年下来，我家可以分到三四百块钱哩。”

我说：“恐怕还要多一些。”

“那就托毛主席的福啦。”她说，笑了起来。

看这样子，哪里是告儿子的状，简直是夸奖儿子嘛。从她的话里我清楚了，没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顶多为五保吵了几句嘴，过一夜就好了。所以我站起身来，想找干部们谈别的事去。

谁知她一把拉住我，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：“区长，你怎么走了？我有冤呀！”

“刚才你不是说，一家老少过得挺好吗？还有什么为难事呢？”我想把她顶回去。

“哎呀！你是区长，你是政府的人呀！难道政府容得儿子媳妇打骂老娘吗？”她说，又捞起了裤管，要我看她腿上的青斑。

我劝她，安慰她，说她儿子并没真心打骂她，不过一时急

们知道我的穷脾气。你们如今有粮了，生怕我们是填不满的深坑，向你们支借。告诉你，莫说社长已替我们想了一点办法，就是不想，我姓张的也要爬刀山下油锅地去翻水……，最后他翻着潮湿的眼睛，指着树边的烧心塘说：“苦了大半辈子，就是吃的种绿豆的苦，社长的爸……”他说不去了，泪水滚滚地往下流。

小宝想起他妈前天说的话：“小宝，妈借粮给老王叔，是不对的，那就是拖我们和全岗的人走回头路。你听听吧，过去岗上是：烧心塘，抢水忙，割青麦，栽嫩秧，有钱有势灌到水，没钱没势活遭殃。小宝，二十年前，你爸为了抢水，活活地被地主王剥皮打死了。以后，我家就年年种绿豆，只好嗅着人家锅里的大米香。……”

小宝又想起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得对，干社会主义是困难的，但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就是克服困难的力量。是的，张三爷他们见他妈借出二百斤大白米，劲头儿十足，连夜发动了十多人，把社里坏水车全部修好了。做过木匠的吴大伯，不但帮助修理水车，还将他亲手做的三十节的簇新水车，漆的红光亮，抬到社里来用。小钢炮更不用说，一夜也没睡觉，同桂兰带了一个青年突击队，上岗挖车口。他老婆听说要翻湖水上岗，前天就从娘家赶回来了。今天一大早，她就蓬头赤脚地来找小宝，问小钢炮在哪干活。小宝朝岗上呶嘴说：“在岗上，他没回去睡觉你生气？！”她说：“现在忙着翻水，还顾得上睡觉！就是刚结婚的，也要坚持几天啊！社长，我问你，假使桂兰找你说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还没结婚呀！”她笑着说：“忙时忙日的，不同你扯谈，我找他回去吃早饭呢！吃饱了干活才行。”真

“按照罪状，判秦明坐牢三个月。”

她楞住了，张着大口看着我。我拍着胸脯说：“秦二奶奶，你不要怕，我保证治得了他。”说着，掏出我的私章盒子，抽下盖子，又说：“喏，这是红印泥，你捺罗印吧。手指头一按下去就出了气啦。”

她的头垂下去了。我只看见一头花白的头发，便一本正经地追问她：“怎么？还嫌办得轻吗？那就再罚他一百个劳动日的工分！”她肩膀一摇一摇的，手举起来又放下去，头抬起来又低下去，显然慌得厉害。我等着她给儿子告饶，然后把心里话告诉她，这桩公案就可以结了。谁知她抿了几下嘴唇，象蚊子嗡嗡一样地说了句：“怎么没提五保呢？”

我正在着难，秦明抱着小黑子，一头闯了进来。他先叫我一声“区长”，后又叫了一声“妈”，把孩子往秦二奶奶手里送。秦二奶奶的气还没有消，一把推开孩子说：“找我干什么！”但小黑子一手抱住她的颈项，哇哇哭起来了。秦二奶奶忽地站了起来，抢一样地抱过孩子：“莫哭，莫哭，奶奶疼你。”她一边哄他，一边就用袖子揩他的口水。

看着这情景，我本可以趁机调解一番，和平了事。可一想，还是来个假戏真做，叫老太婆说句软话，岂不更好！想罢就板着面孔，向秦明说：

“秦明，你妈要五保，别人同意，你为什么带头反对！更不该动手动脚，打骂亲娘，伤了她的腿。你犯了什么罪，你知道吗？”说完，我向他使了个眼色。可不巧，他已经向他妈转过身去了，没看见。

“妈，我哪里打你的？”他问他妈妈。他妈抖着小黑子装着

没听见。我又继续说：

“你妈已经把你告下了。现在我已经准了你妈状子，罚你坐三个月大牢，另扣一百个劳动日的工分。”

“区长！”秦二奶奶叫了我一声，头一点一点的想讲什么，却没讲出来。秦明听我这么说，楞了一阵子，就急呼呼的走近我身旁，大声的说：

“没这个理，区长。你不晓得我妈多贪心五保！锅不盖门不关的就跑出去了，家里叫鸡、狗、孩子的弄得一团糟。我老婆也跟她一样，又疼孩子又爱饭米，就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。我见妈又犯了五保病，心里也没好气，不小心把她碰倒了。这我错，我向她赔不是就是。也不该派坐牢罚工分。说到不同意我妈得五保，这我没错。不说大小我还是个社干部，就是做个普通社员，也应该大公无私，以社为家。我妈告我，你区长要办我，可我们社里表扬我，支部书记还说要奖励我呢。不信你问问去。”

“表扬你什么？表扬你帮人家欺自己。周大娘月月有儿子寄钱，为什么能得五保？你拖着个三女四男，为什么不叫你老娘得五保？区长，你评评，这不明摆着是欺侮老实人吗？”秦二奶奶又说话了。

看样子，五保问题不解决，她是不得甘心的。我想对秦明有所启发，又想叫老太婆称心如意，因此正话反讲说：“对啊！周大娘得了五保你为什么不讲话？你亲娘要五保就生气，这叫大公无私吗？”

“对对，就要你给我讲这理。”秦二奶奶又兴奋起来了，挥手挥脚地说。

“谁说我没讲话？没讲话人家就要表扬我来？”秦明这一问，倒使我吃了一惊，忙问他：“你讲了吗？”

“不过也不是我讲的。周大娘得了五保书，许多老头子老奶奶都哄起来啦。他们一起跟社长闹着要五保。我听到以后就赶了去。只见许多人围着社长，闹的他褂子都分家了。他正在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‘我是怕周大娘闹事……’大家七嘴八舌地拦住了他的嘴：‘你做事不公不道，硬的拖锹过，软的挖一锹。’我看再闹下去要出乱子，就说：‘大家别急嘛，不说社长是软心肠，就说粉牌上写字，错了不好擦掉重写吗？’大家说这还差不多，社长就答应大家一定纠正偏差，以后办事多和大家商量。接着就要我去找周大娘，要她退还五保书。”

秦二奶奶着急地问：“她退了吗？”

秦明取出了周大娘退回的五保书说：“怎没退？起先她不肯。说什么到口的肉，实舍不得吐出来！后来我把社长怎样为她担风险的事，说给她听，她就不讲话了。我又说：‘周大娘，我们是邻居，还不是亲望亲好，邻望邻好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妈都不得五保，你还用说吗？手不动脚不移，儿子也能养活你，还要五保干啥？我妈都想通了，你还想不通吗？’我这么一说，真是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她不但退了五保书，还承认自己小心眼哩。”

听了秦明一番话，我闷在肚里发笑。秦二奶奶可还是不大高兴，瞪着眼问秦明：“你怎么不早说的？”

“我正想说，你跑来告状了嘛！不是拦也没拦住你吗？本来我想跟脚就来的，可是你媳妇还气不服，不得不先说她两句，才来找你，没想到区长听你一面之词，把我判了罪啦！”说